

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一

东宫备览

儒家类

提要

（臣）等谨案东宫备览六卷宋陈谟撰谟字中行泉州永春人庆元二年进士嘉泰二年除秘书省正字三年兼国史院编修开禧三年又兼实录院检讨官嘉定二年除校书郎仍兼检讨其历官始末见于馆阁续录中是书乃其为正字时所上取经史旧文有關於训储者彙成一编凡分二十条曰始生曰入学曰立教曰师傅曰讲读曰宫僚曰择术曰广诲曰谨习曰主器曰正本曰问安曰友悌曰戒逸曰崇俭曰辨分曰正家曰规谏曰几谏曰监国支分缕析节次详明前有进书表一篇叙一篇又有上宰相札子申言二十余条中择妃嫔简宫寮谨游习三条尤为切务又冠以改官省札及诰词以温峤侍臣箴比之盖当时甚重其书也按宋史艺文志载陈谟东宫备览一卷然考谟进表及叙皆称分为六卷则宋史字误矣其第二卷讲读条缺一页宫寮条缺一页第六卷监国条缺一页今无别本可校亦姑仍其旧录之焉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进东宫备览表

臣某言安宗社定人心庆储闱之蚤建道问学尊德性往古训之旁求直惟海岳之高深不弃涓埃之微细辄殫一得期补万分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恭惟皇帝陛下如日照临法天刚健改弦易辙将图千岁之安主鬯承祧庸正万邦之本繇政事纪纲之复振见圣贤仁孝之益彰八柄诏王有左禹右皋之佐四海仰德无南蛮北狄之忧凡偃武修文宁谧之功皆问安侍膳从容之助天下既阴受其赐邦家其永孚于休惟得人之为难宜爱子之愈笃教尊官正己严择傅以隆师见博智明亦必验今而考古臣迂愚末学朴直孤忠滥陪渠观之下陈莫报乾坤之大造爱君忧国不胜猷畝之情记事纂言未免灯窗之习凡历代遗编之所载暨圣朝累叶之相传举其宏纲加以臆说少赞进修之益仰尘闲燕之观左右前后皆正人固何资于愚虑诗书礼乐崇四术愿多识于前言臣今所纂集名曰东宫备览共六卷厘为二策谨奉表投进以闻冒渎天威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迪功郎守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庄文府教授臣陈模进

●进东宫备览序

臣尝读易观干之潜龙有储君之义二爻之既潜而见则必存学聚问辨之诚三爻居潜见飞跃之间则必有进德居业之志今储位既正矣学问德业其可已乎虽然物有

本末事有终始学不可以凌节而施也臣之愚虑窃谓世子之生天命之攸属也天命不可以不重故首之以始生生既长则必学故继之以入学学不可以无教故继之以立教教不可以不资诸人则曰师傅曰讲读曰宫僚次之然不能日资诸人也而术不可以不择诲不可以不广习不可以不谨则择乃术广乃诲谨乃习又次之夫如是学成而德修则可以承宗祧立国本矣则又以主器正本次之本既正矣尤当以奉亲为心以广爱为念故次以问安又次以友悌欲慰其亲之心者当尽乎己之心则逸在所当戒俭在所当崇分在所当辨故必次以戒逸次以崇俭又次以辨分分既辨矣然后有男女然后有君臣家不可以不正也故正家次之凡是数者犹恐其未能无过也过则必諫故规諫又次之惟能去其己之过然后可以纳其亲于无过人非尧舜安能每事尽善故几諫又次之至于抚军监国衰世之事而后世以为当然故以是为戒焉繇始生以至监国析为二十条厘为六卷目以东宫备览僭越投进伏惟陛下聽政之余賜以乙览宣示储闈以见微臣区区之诚庶几为学日益厥德日新以副君父教育之意以貽宗祏绵延之休实臣之至愿臣不胜惓惓臣谨序

●进备览后上宰相札子

某至愚极陋比者不揆庸斐编类东宫备览冒昧投进政恐猥冗不择上勤乙览故撮其纲要仅为二十条且疏其义于左今又于二十条之中取其最切于今日者有三敢申言之一曰择妃嫔二曰简宫僚三曰谨游习某于正家一条谓择妃嫔乃正家之始因援本朝韩持国侍郎乞为颖王择妃事谓宜历选勳望之家谨择淑哲之媛庶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时哲宗纳其言择故相向敏中孙女为妇即钦圣宪肃皇后是也则持国之言验矣又于宫僚一条谓见师傅讲读之时少亲小臣下吏之时多乃援太宗之言谓虽輿台皂隶皆朕亲择司马文正公之言谓虽前后仆从亦必孝悌端良之士则凡百宫寮皆不可以不择又于谨习一条历言游习之易移乃援真宗之诏皇子虽一戏笑亦在所戒韩持国之侍颖王虽一靴之微亦必致察则凡所习尚皆不可以不谨三者皆所以养成储德而择妃一事尤为至要主张纲维则师傅宾客之责也今皇太子贤明仁孝夫岂不知所选择知所警戒相公辅导开陈之际又岂不及此而非外庭所知某所以罄竭其愚惟略其僭渎之罪而加意焉某岂胜区区之望

●钦定四库全书

东宫备览卷一

（宋）陈模撰

○始生

礼记内则篇曰国君世子之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负之吉者宿斋朝服寝门外诗负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负之宰醴负子赐之束帛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凡接子择日冢子则太牢异为孺子室于宫中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寛裕慈惠温良恭谨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皆居子室

他人无事不往西汉贾谊传曰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斋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本朝太庙皇帝纪曰后唐天成二年上生于洛阳夹马营昭宪皇后尝梦日入怀而娠降诞之夕室中光耀如昼异香经宿不散幼时从学不为嬉戏暮归必令羣儿前导上徐步中衢容色庄毅行者往往避之

臣某曰重始生所以重天命也曷言乎重天命异日之继承国家者在是也或曰圣哲之生实出天意必有以异乎人也重其始生岂以其异于人乎曰不然昔者后稷之生也克岐克嶷无灾无害文王之生也在母不忧在傅不勤彼后稷文王之异乎人与艺祖始生之祥亦无以异而天命之眷顾所以基有周基我宋者固在是也然天之生大圣也不数后稷文王与夫艺祖岂常见哉孟子曰天与子则与子则凡可以继承吾国者皆天意也皆天意则凡所以重其始生者皆重天命也是故古者虽国君世子生而犹接以大牢负以卜士斋宿择日之仪桑弧蓬矢之射且择诸母以为之师保盖无所不致其敬也况于王者之太子乎此贾谊所谓自为赤子而教已行而其初必谨于郊见者亦曰天命在所重也书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而春秋子同生之书传者犹曰以太子之礼举之注亦曰重始生也则夫承祧主器上应天心下符人望者又当如之何其谨重也哉

○入学

西汉贾谊传曰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学学者所学之官也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正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此五学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

又曰三代之礼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鸾和步中采齐趋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本朝干道八年宰执进呈讨论上丁释奠皇太子入学之仪上曰礼记文王世子篇载太子入学事甚详宰臣梁克家奏曰入学以齿则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古人所以教世子如此宰臣虞允文奏曰此事备于礼经后罕有举行者上曰可令有司讨论以闻

臣某曰学之为王者事其已久矣自逊志时敏积而至于德修罔觉之余自日就月将极而至于缉熙光明之盛其功用甚大而太子之始入学则特使之知有君臣父子之伦尊卑长幼之序而已然尧舜之道本诸孝悌孝悌之道在于徐行疾行之间夫苟以先长后长之义充之虽尧舜之道不外是也况入学以齿国之秀选俊造与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皆在焉以国之储贰而下与多士伍则骄吝矜侈之习固已潜消阴化其中且坐国老使执酱而亲馈之周旋揖逊于簠簋俎豆之间罄折登降于步趣律度之内目熟体喻而孝悌恭敬之心油然而生然后承师问道益增其所未能则异日光明盛大之学固

无所不至非若后世尊师重傅而徒曰讲读训谕而已也然则干道间宰执乞讨论上丁释奠皇太子入学之仪而上可其奏其知所本者欤

○立教

礼记王制篇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皆造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学世子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钥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钥师学戈钥师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

又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

又曰知为人子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然后可以为人君知事人然后能使人君之于世子也亲则父也尊则君也有父之亲有君之尊然后兼天下而有之是故养世子不可不谨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

本朝至道元年立寿王为皇太子谓太子宾客李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贤明尤所钟爱赖正人辅之以道诗书礼乐之道可裨益太子者皆卿等素习不假朕多训也

臣某曰典乐之教始于舜之命夔而详于周官之大司乐尝考其故然后知胄子与夫合国之子弟诚非乐不可以教也何者此教之本也人之情贵不与骄期而骄自生富不与侈期而侈自生彼生长乎富贵则所以转移其气质者盖不一也于是教之以乐使之弦歌以养其耳目舞蹈以养其血气习闻乎铿锵节奏之音熟识乎缀兆舒疾之文浹洽其心志荡涤其思虑优游而自求之饜飶而自趋之跃如以发而一归中和然则教之入人也深无切于乐者胄子且然而况于教王太子者乎乐正所掌之四教虽合礼乐诗书言之而乐所以修内礼所以修外交相养而无二理也故曰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惜哉后世以礼乐为虚文有司具其器而不识其意而典乐之教荡然无复存汉元帝善鼓琴瑟吹洞箫分列节度穷极幻眇特以为玩好之习此臣所以动惓惓思古之心也无已则日以诗书礼乐之道以训导之如太宗皇帝所以告李至者庶乎可矣

东宫备览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东宫备览卷二

（宋）陈模撰

○师傅

礼记文王世子篇曰凡三王教世子立太傅少傅以养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太傅之德行而审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谨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惟其人语使能也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君之谓也

西汉贾谊传曰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宴谓安居】故乃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因明仁孝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不能不楚言也

唐顺宗本纪曰立为皇太子喜学菽礼重师傅见輒先拜

本朝庆历七年讲筵读贾谊传论三公三少皆天下端士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上曰朕昔在东宫崔遵度张士逊冯元为师友此三人皆老成人至于遵度尤良师也

绍兴五年建国公出合范冲除翊善朱震除赞读上曰朕命建国公至资善堂见范冲朱震当设拜盖尊师重傅不得不如此

臣某曰务学不如务求师虽夫人犹当知之况于教太子乎记礼者所载三王世子定师傅至于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其所系甚大贾谊所陈教太子之说谓习与正人居不能毋正习与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齐楚之异其说愈明矣尝观春秋时晋悼公以羊舌肸习于春秋使教太子楚庄王之为太子也朝于婴齐而夕于侧师傅固未始不择而事之亦必以礼也晋侯问锺仪以君王何如对曰其为太子也师保奉之晋侯与鲁襄公宴于河上问公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然则春秋列国犹皆以太子为重师傅左右朝夕讲究如晋公卒然所问皆得以平时所讲学者而对况有道之长如三代者乎汉如叔孙通为太子太傅方高帝意爱一偏废立未定通力諫之可谓无忝厥职者矣文帝有一贾谊不用以辅太子乃出以傅长沙又傅梁王而使刑名之晁错得以长景帝刻薄之资景帝又以周亚夫鞅鞅非少主臣而启佑后人则畀之窶婴田蚡辈赖武帝英伟犹未能转移其习汲黯尝以父任为太子洗马武帝不终用之而江充乃得以投其奸然则汉犹不足以望春秋诸国况三代乎国朝东宫多用老成既已严师傅之择见辄设拜又必重尊崇之礼则固宜仁庙孝庙皆为圣天子也

○讲读

唐百官志太子侍读无常员掌讲导经学

陈夷行传曰夷行充翰林学士兼皇太子侍读诏五日一入长生院侍太子读经

韦绶传曰绶充太子诸王侍读时穆宗在东宫方幼绶以人间鄙说戏言以取悦太子宪宗不悦谓侍臣曰凡侍读者当以经义辅导太子纳之轨物绶乃罢本朝政和五年左庶子李诗言臣兼侍读职当读史窃惟史之所书善恶兼列治忽并载其间固有不足为皇太子读者欲望许臣于所读史每甄别遇有不足知者姑置勿读庶几皇太子为学日益而见闻一归于正是日诏曰经以载道史以纪事皇太子始学当先稽古明道以趋

先王之正而史之所载治乱纷错是非杂揉智不足以胜之则汨乱其聪明非所先也可令东宫讲读官罢读史书一导以经术迪其初心开其正路庶遵王之道而不牵于流俗焉

宣和元年皇太子奏昨奉圣旨令侍读耿南仲讲孟子今已讲毕合续讲大经臣窃以孔子之言诗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臣于鸟兽草木之名固愿多识以益浅陋况事父事君忠孝之道具在于诗尤臣务学所当先者伏望特降睿旨令耿南仲讲诗从之

靖康元年侍御史胡舜陟言中书舍人胡说之乞令皇太子讲孝经读论语间日读尔雅而废孟子臣窃谓孔氏之后深知圣人之道者孟轲氏而止耳说之何人乃以为百家而黜之使皇太子不闻七篇之义以开发智慧愿诏东宫官依旧例先读论语次读孟子诏从之

臣某曰学不贵乎博而贵乎精诵习不贵乎多而贵乎择扬雄氏有曰多闻守之以约多见守之以卓精且择其卓约之谓乎东宫侍读官始建于唐而必专导以经学本朝因之侍读设官始于元佑伴读说书始于嘉佑然则东宫讲读之官莫备于本朝而其所讲读亦未有不先经而后史也真宗皇帝尝作元良述以示太子其略曰欲全其德在修其身欲修其身在于勤于学所以勤于学者必首及于读易诵书阅诗观礼而遗编旧史则次之至作劝学吟之意持（以下原本俱缺）

东宫备览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东宫备览卷三

（宋）陈模撰

○择术

西汉贾谊传曰秦俗非贵辞逊也所上者告讦也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所以导之者非其理故也

晁错传曰错为人隋直刻深因上书诏以为太子舍人又上书言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者以知术数也臣窃为皇太子急之或曰皇太子无以知事为也臣以为不然上古之君不能奉其宗庙而劫杀于其臣者皆不知术数者也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者不问书说也上善之拜错为太子家令以其辨得幸太子家号曰智囊

戾太子传曰立为皇太子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

本朝干道八年宰臣梁克家奏曰昔元稹上书宪宗论教太子之道在谨游习可为国远虑秦汉以来不知谨择其人为储君师友或以刑狱教或以术数进或以外戚护家事其卒兆衅稔祸皆符其初之所习然则择人安可不谨哉

臣某曰有学术有心术太子国之储君异日将以一心运天下而学术所以养吾心术者也其可以不谨乎尝考晁错江充二事未始不为汉文武二君惜也何者二君贤君也不能择贤师傅以辅成太子之德而使譎诈行险之人皆得以授其奸不明甚矣文帝寬厚仁柔所尚者非刑名谦恭朴厚所喜者非术数贾谊教太子之说又明言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亦帝所嘉纳者而卒惟刑名术数之用武帝聪明之君若深于知人者而江充之奸帝乃惑之初充与赵太子丹忤亡西入關告以阴事竟败赵太子后充从上甘泉尝奏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竟以属吏皆帝所知者彼与太子忤旨之罪矣今劾太子家使岂非忤太子者又安能全之邪帝乃命之为使纵之掘蛊于皇后太子之宫其不免于祸宜矣然则通宾客进异端固立博望苑之咎而帝不悟江充前日之事而堕其奸岂得为智耶异时汉杀大臣之祸自景帝始而武帝之贼恩伤义莫此为甚术之不可不谨也如此国朝之教太子俾之日闻正言日见正事固已下视先汉而干道宰臣独以谨择术为言以外戚护家事为戒可谓知所遠虑者矣

○广诲

通鉴唐本纪太宗谓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穡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逸不竭其力则常得乘矣见其乘舟则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其息于木下则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諫则圣

太宗又尝作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曰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諫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且修身治国备在其中又曰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

本朝艺祖皇帝尝问王官侍读曰秦王学业何如对曰近日所作甚好文辞艺祖曰帝王家儿何必要会文章但令通晓经义知古今治乱尔

大中祥符九年以张士逊崔遵度充寿春郡王友士逊尝谒王旦称王学书有法旦曰公为王友职止于是耶士逊媿谢

臣某曰观解牛而知养生观舞剑而喻笔法牧羊存治民之旨斲轮寓读书之意事物物皆有至理存乎其间而通伦理之学者难其人也今唐太宗之于太子遇物诲之岂亦以伦类之学以开其智虑乎使太子于事物物知有警戒之意则过日改而德日新矣帝范十二篇之作则中庸九经之遗意也中庸以修身尊贤亲亲为先帝范以君体建亲求贤为急此治道之权輿而其它皆可以类推也虽然太宗之诲太子则善矣而溺其所爱忘其可戒太子既立复宠魏王泰而使兄弟相倾疑不能决至欲引刀自刺其自反则甚媿今观其语太子曰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其自知则甚明也若夫文辞乃学业之余书特六艺之一而后世疲神玩意其中艺祖皇帝谓王官侍讲但令通晓经义王旦谓张士逊王友之职非止于学书宜矣

○谨习

西汉宣帝本纪曰皇曾孙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

元帝赞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列节度穷极幻眇及即位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

本朝大中祥符九年诏皇子就学新堂宜以赞善为名仍面戒堂中无得戏笑及陈玩弄之具

神宗皇帝初封颖王性谦虚眷遇宫寮遇参军韩维特厚一日维侍王坐近侍以弓样靴进维曰王安用舞靴王有媿色亟令毁去

干道九年上谓宰执曰皇太子少时禀性甚刚比年更事稍多愈觉练达凡少年所为无益事者悉皆屏绝宰臣梁克家奏曰皇太子天资高明而日亲圣训涵养益以光大宗社甚幸

臣某曰夫子曰性相近习相远此犹以凡人易移于习为言至贾谊有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之说则独于教太子言之然则习之移人虽夫人犹所当虑而况于生长富贵者乎世率以杂霸咎宣帝而不知游侠乃战国策士之习而帝固尝喜之岂复知有诗书礼乐之教异时推是习而施诸政则杂以霸道乃帝所甘心者又率以优游不断咎元帝而不知鼓瑟吹箫度曲被歌声乃乐工瞽史鄙下之习而帝固尝善之岂复知以刚为德以制命为义异时推是习而施诸政则牵制优游亦帝所宜然者习之不可不谨也如此则欲养成太子之德者惟日以诗书礼乐之教帝王治心修身之法启迪其志虑撙节其言动勿容有一习之或移可也然则祥符天子诏堂中无得戏笑及陈玩弄之具韩维之于颖王虽一靴之微亦必致戒知所以为教矣

东宫备览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东宫备览卷四

（宋）陈模撰

○主器

易震卦曰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象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系辞曰震为雷为龙为长子

又曰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

本朝至道元年寇准自青州召还上曰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准曰陛下诚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宦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择所以副天下之望者上遂以寿王立为太子京师之人见太子喜曰真社稷之主也准曰陛下择所以付神器者顾得社稷之主乃万世之福

臣某曰圣人作易无非忧世而立教也况于国之储贰所以为宗庙社稷之主者又当如之何其致戒哉故潜龙之象取诸干继明之义取诸离皆有储君之义而独于东方之震则以长子主器明言之然恐惧修省之意则不独于震然也震之为义曰震惊所以恐惧恐惧所以致福惟兢兢故能哑哑惟惊惧故能不丧匕鬯大象乃以君子恐惧修省言之此帝王之兢兢业业严恭寅畏克自抑畏之心也然则为长子为祭主之不可慢忽也盖如此虽然干于潜龙以勿用言见龙以利见言独九三一爻居潜见飞跃之间则必明夫夕惕无咎之义离于初爻言辟咎之敬三爻言日昃之嗟五爻言戚嗟之吉干离二卦皆莫非恐惧修省之意而况明言长子之卦者乎后之主器者当知戒谨祇惧以无媿乎圣贤忧世之心斯可也本朝茂建元良诞扬显册皆以承祧主鬯为重有如至道天子择人以付神器至使京师之人欣欣有喜以为真社稷主以见得人主器必有以厌人心而寇准为天下择君之说可以为万世之训矣

○正本

西汉叔孙通传曰帝欲易太子通諫曰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陛下必欲废适立少臣愿先伏诛帝曰吾特戏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震动奈何以天下戏

唐燕王忠传许敬宗曰正本则万事治太子国本也宋务光传曰臣闻太子者君之贰国之本所以主器承祧养民赞业愿择贤早建储副安社稷慰黎元

魏元忠传袁楚客以书规之曰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则天下固国之兴亡系焉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木无本则枝叶零悴故师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蕴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皇子既长未定嫡副是天下无本愿君侯以清宴之间言于上择贤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

本朝嘉佑三年御史中丞包拯乞立皇太子言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羣臣数有言者卒未闻有所处置未审圣意持久不决何也夫万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祸孰大焉愿采诗人盘维之义固天下根本之地

干道八年宰臣梁克家奏曰太子天下本本正则天下正不可不于其早而教导之也

臣某曰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主者天下之仪表故以一身为天下本太子者国之储贰天命之所属人心之所归宜汉诸臣亦以为天下之本也是本正则国以安不正则国以危盖有贤而不立则莫之正有既立而非贤则莫之正或既贤且立矣而不能安其位则莫之正人主牵溺于意爱贸乱于废立者比比也奚其正之诗曰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诚不可不谨也汉高帝不学义不足以克爱不知根本所系而以天下戏通之言诚足取也然四皓既至羽翼以成未免私植党与以遂其谋异时博望苑之私通宾客而太子卒亦不免有以任作俑之咎者矣昔者明王择师傅以教太子太子亲师傅以养德义而国本以固则名正而言顺汉事奚足多道下至■〈薛上女下〉后乱唐诸武用事国本所系莫之适从敬宗希旨建言既立者废中宗嗣立后亦

罹祸务光元忠之徒义不足以立事忠不足以许国空言亦奚益哉国朝流庆所鍾建储立本乃列圣所深念者而包拯根本之言梁克家教导之说尤为至要盖根本未立则欲其立既立则欲其正非喻以根本则莫知立之在所急非早于教导又乌乎而能正哉后之以国本为念者其尚鉴于兹

○问安

礼记文王世子篇曰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复初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应曰诺然后退武王帅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说冠带而养文王一饭亦一饭再饭亦再饭旬有二日乃间

本朝绍兴三十二年立建王为皇太子制有曰问安而至寝门每谨三朝之礼论学而在东序务崇四术之规

臣某曰礼曰凡为人子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又曰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澣然则人子之事亲虽顷刻不敢忘也又曰父母有疾行不翔言不惰饮食不知味则凡人子于其亲之疾其不遑宁处也如此况于世子之孝异日将以仪刑天下者乎此文王之于王季朝日三而不以为烦有疾不正履而不以为过武王之于文王亦然一饭亦一饭再饭亦再饭无食息敢置也亦曰子职所当尽焉尔岂惟文武虽舜事顽嚚之亲可谓处人子之至难者而犹夔夔齐栗克谐以孝故孟子以五十而慕称之自未央为寿汉高帝遂有德色而五日一朝之制后世以为当然鹤驾通宵龙楼问寝形诸篇什若创见而仅有者人子之于亲当如是耶国朝孝宗之在建邸必惓惓乎三朝之礼异时继统之后每日一朝之请尤切加意而卒之一月四朝见则亦勉遵高宗圣训恐废万几而已而非其初心也庙号曰孝宣哉

○友悌

论语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唐睿宗诸子传曰元宗为太子尝置大衾长枕将为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后尽以隆庆旧邸为兴庆宫天子于宫西南置楼其西曰华萼相辉之楼南曰勤政务本之楼帝时时登之闻诸王作乐必亟召升楼与同榻坐或就幸第赋诗燕嬉赐金帛侑欢世谓天子友悌古无有者

本朝至道元年皇太子上言旧与越王元份等同候朝于崇德门而幕次入则同班起居今蒙册命即移于崇德门东宰臣幙次与元份等别班起居虽恩荣益增忝冒伏望明恩俾从旧贯庶因辨色之会时接同气之欢惓惓之诚实在于此帝览奏谓宰相曰皇太子孝悌之性出于自然诚可嘉也乃诏仍旧

臣某曰孝悌人心之固有也而世道既衰则是心之本然者或失斗粟尺布之谣煮豆然萁之诗尚忍闻之哉然孝悌闺门之事也而夫子论友于兄弟必继以施于有政者

亦是心之所推焉耳故此言惟孝友于兄弟蓋惟能孝于亲者然后能友于兄弟他日于孝经又曰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则又推吾友悌之心以敬长睦族无往而不顺矣其施于政固宜矧国之储贰异时将以立爰立敬始家邦而终四海者而不知友悌可乎然唐元宗之友悌似足称者而溺于意爰之偏至一日而废三子虽父子之天性且不复存他可知矣尝考唐之一代自太宗至于末年卒无家法其所由来者渐蓋不独元宗为然可以为万世之戒矣国朝自艺祖之友爱太宗付以神器圣明相继一以友悌先天下真宗之为太子至欲因辨色之会接同气之欢特其事之细者列圣亲睦宗族至使瓜瓞绵绵本支百世则皆友悌之推也猗欤休哉

东宫备览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东宫备览卷五

（宋）陈模撰

○戒逸

书益稷篇禹曰无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无逸篇曰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穡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西汉成帝本纪曰帝为太子壮好经书寬博谨重其后幸酒乐燕上不以为能

本朝淳化五年姚坦为益王府翊善坦好直諫王尝作假山所费甚广既成召僚属置酒共观之众皆褒叹其美坦独俛首不视王强使视之坦曰但见血山安得假山王惊问其故对曰坦在田舍时见州县督租上下相急剥鞭笞血流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赋所出非血山而何

大中祥符六年荣王请石保古伶人新隶教坊者作戏及赴北园御筵有伶人少不中意荣王遽叱之将加捶撻宫寮莫敢諫既而对上复请此伶人作戏上不悦他日以语王旦等曰朕昔与诸王侍宴何敢如此弟兄相接亦无游谈惟是读书着文交相质问即位以来每岁锡宴不过再三政虑宴喜之次言辞或至差失今当警戒之也

臣某曰书曰作德心逸日休则逸乃有德者之事而奚戒之为蓋惟有德者然后能逸则为泮涣优游为心广体胖否则曰遊逸曰逸豫凡其盘乐怠敖流连荒亡者皆逸之为也奈何其不戒故虽伯益之告舜亦曰罔遊于逸罔淫于乐虽文武之圣而亦必始于忧勤然后终于逸乐况未能如舜文武者当何如哉尝观周公作无逸一书而必以立王生则逸为言蓋其冲幼之始一流于逸则异时难以训导故欲于其始而谨之也然周公不惟以无逸为戒又必言享国之永短以起其敬畏之念嗣王而无所畏则已夫苟知畏岂不畏天命者而乃甘于逸而罔或克寿哉后世如汉成帝弱不克君而纪乃言为太子时幸酒乐燕乐赞言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其所由来者渐则又必以湛于酒色可为于邑先之无逸享国之说至是而愈信矣国朝东宫师傅每择正人凡一玩游戏

一宴遊必欲其諄切致戒其以是欵

○崇俭

唐太宗撰帝范十二篇賜皇太子其崇俭篇大略曰圣代之君存乎节俭富贵广大守之以约茅茨不剪采椽不斲舟车不饰衣服无文土阶不崇太羹不和非憎荣恶味乃循薄而奉俭故风俗淳朴比屋可封此节俭之德

本朝嘉佑元年英宗幼养于宫中上及皇后鞠视如子七年立为太子及入内良贱不满三百口行李萧然无异寒士有书数厨而已中外闻之相贺

政和五年皇太子言臣窃觀自昔东宫建司设局张官置吏往往窃有所拟慕为虚名徒费廩食书曰谨乃俭德惟懷永图臣立身之始敢不念兹伏望圣慈详察应东宫官吏不必具备诸司庶局颇令兼摄至于闲徒冗卒旧例有者亦可蠲除务从俭约如此则不惟臣得少安私分仍得清心省事專精学问仰副君父教育之意从之

干道七年皇太子言已降指挥臣合使人从比亲王加倍臣窃惟徒御猥众必致请给过多虽事号为增加于财用岂无耗蠹况今趋走前后之人不为之少更益以倍其敢奉承今止乞添置指使直省官各二人及客司四人亲事鞞官步军司宣效各一十人所差取人数并依已降指挥施行其余合使人数并行蠲免诏依

臣某曰古人有言贫不学俭富不学奢言生长于富室则易于奢而难于俭也况于国之储贰兼富贵而有之者乎尝考周官外府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至于歲终则惟王及后之服不会虽世子亦会矣此所以撙节其用度惟恐其俭德之或亏而侈习之易长也岂惟世子虽帝与王犹必示俭然后天下足以后妃之贤则诗人以躬节俭服澣濯称之然则王与后虽不会而所以躬履夫俭德者亦不容自懈也矧世子者众望之攸属一言一动之必谨则天下乐诵而愿戴之否则有窃议之者矣其何以系天下之心而善天下之俗耶古人之遗子孙必以清白而所以示之者犹欲其师吾俭况为世子者乎本朝列圣一以俭为家法固宜英庙而下其在东宫日亦皆以质俭为德撙节为请也

○辨分

西汉成帝纪曰帝为太子寬博謹审初居桂宫上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絕驰道上迟之问其故以状对上大说乃着令太子得絕驰道云

唐肃宗纪曰初立为皇太子有司行册礼其仪有中严外辨其服绛纱太子曰此天子礼也乃下公卿议萧嵩等请改外辨为外备绛纱为朱明服乃从之

本朝至道元年皇太子上言受命以来每见僚属皆称臣况至尊无二上之文事主有比肩之义接见之际启处不遑望仍旧称名庶安恳悃从之仍付史馆【时百官自称姓名宫官即称臣其兼宫官者自左右庶子而下并依宫官例参见】

天僖二年礼仪院言皇太子宫僚请如至道中故事名而不臣临轩册命旧奏正安之曲今请改为明安从之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南郊仪仗使钱惟演言正阳门习仪皇太子立楼上御坐之西左右以天气暄持伞障日太子不许复遮以秉扇太子又手却之文

武在列莫不瞻视及十三日至太庙有司设马台于庙内太子乘马至门命移台出屏外下马步进十四日至郊坛前驱者解青绳将入外壝太子亟止之遥望壝外即下马伏以太子英睿之德既自天资谦恭之志实遵圣训昔桓荣以储宫精博学谓之国家福佑书于史册今太子持谦秉礼发自至诚士民传说充溢都邑伏乞宣付史馆诏褒皇太子仍以诏答惟演从其请

政和五年皇太子言伏蒙睿恩诞扬典册俾正储闱择日朝谒太庙有司依至道天僖故事合乘辂用鹵簿虽以雷文一角螭代龙饰在臣不敏尤不敢当此盛仪闻命悚惧义当自陈欲望特诏有司不用金辂鹵簿许令止依常仪乘马至太庙幕次易朝服行礼以安私分诏从之

臣某曰尝读西汉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公交车令张释之追止而劾奏之文帝虽繇是奇释之而景帝亦以是恨之故史曰事景帝岁余为淮南相犹尚以前过又江充从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后恐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掘蛊太子卒不免释之之事固非充比而不下司马门与乘马行驰道中均之为不知尊天子也粤自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典叙礼秩而上下立君臣之分断断乎不可易也名一不正分一不明则异时召衅启祸将有不胜其忧者孰若动必以礼遇时损抑而必以正名辨分为念者乎矧太子者天下之所仰望者也使天下心知其有尊君卑臣正名辨分之德固已耸动而知所归戴矣异日事之为君宁敢有干名犯分之事哉汉成帝唐肃宗与本朝列圣之厚德可以为鉴而戾太子之事可以为戒矣

○正家

易家人卦曰家人利女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初九闲有家悔亡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上九有孚威如终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本朝治平元年韩维上疏曰臣传闻禁中泛至诸臣之家为颖王择妃臣窃以为非便臣闻夫妇者居室之大伦将以正家则承宗祀以继万世之嗣故礼之用惟婚姻为兢兢兢兢者谨之至也臣愚以为宜历选勲望之家谨择淑哲之媛考古纳采问名之义以礼成之今陛下为元子求妇而姑出苟简殆非所以示颖王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也陛下不可不加圣意焉【三年英宗皇帝始纳故相向敏中孙女为皇子颖王妃即钦圣宪肃皇后】

元佑七年范祖禹进家人卦解义其略曰家人之道以内为主女正则家正矣故其利在女之正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谓六二也男正位乎外谓九五也六二以柔得位而

居中九五以刚得位而居尊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于此

臣某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顺天子理阳道后治阴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职教顺成俗内外和顺国家理治此之谓盛德男女之别蓋不可不谨也知所谓别则夫夫妇妇而家道正不知所谓别则内外相渎男女易位道且不行于妻子而况于正人乎知礼之所以为教则知易之所以为教矣故易以男女正为天地之大义而极其道至于正家而天下定呜呼尽之矣昔者虞舜之绍尧自刑于二女始文王之御家邦自刑于寡妻始天作之合诗人则以美太姒之贤宗周之灭诗人则以刺褒姒之乱蓋不可不谨也西都吕氏之变厥鉴不遠下至成帝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而王氏因以篡位武后乱唐几覆宗社元宗不鉴乃复败以女子防微杜渐之君凡所以使女谒不行外戚不得以用事者皆此其虑也圣人作易于家人之彖不泛言利贞必曰利女贞亦曰女难乎其正也故于初爻曰闲有家悔亡谓处家人之初乃治家之始必防闲之然后悔可亡至二爻则又明言之曰无攸遂在中饋贞吉夫女以顺为正者也岂容有所專遂者哉惟六二之爻以阴应阳无所專遂职乎中饋巽顺而已是以正然则牝鸡之晨古人所戒非所以为正矣又至上九以家人之终惧其仪刑之道无以相孚而威无以克爱也则又曰有孚威如吉后之欲求正家之道者惟女以顺为职男以威克爱防之于初谨之于终俱不失其正焉斯可矣国朝如韩维有择妃之请蓋正家之始而欲厯选勲望之家谨择淑哲之媛在今日尤不可不加意者微臣敢以是为献

东宫备览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东宫备览卷六

(宋)陈模撰

○规諫

西汉贾谊传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諫大夫进谋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媿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

本朝淳化五年姚坦为益王府翊善王每有过失坦未尝不尽言规正宫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诈疾踰月不朝上甚忧之召王乳母入宫问王疾增损状乳母曰王本无疾但以翊善姚坦检束王起居不得自便王不乐故成疾尔上怒曰吾选端士为王僚属固欲辅佐王为善今王不能用规諫而又诈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汝辈为之谋尔因命擗至后园杖之数十召坦慰谕之

至道元年以寿王为皇太子上谓李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贤明尤所钟爱今立为儲贰以固国本赖正人辅之以道卿等可尽心调护若动皆由礼则宜赞成事或未当必须力言勿因循而顺从也

臣某曰人不可使一日无畏心也畏心消则慢心生矣一言之不择若未害也自是心之无所畏则他日或至于无一之非过言一行之不谨若未害也自是心之无所畏则他日或至于无一之非过行是故古之人于太子既冠则有记过之史使之戒谨恐惧之心常动于中而惭惕愧耻之容常形于外惟恐一过之记而终身之羞则庶乎改过迁善以日新厥德况于彻膳有宰进善有旌诽谤有木敢諫有鼓常若有以临乎左右前后而不敢以俄顷自安者则怠荒慢忽之心自无一之敢萌而况见诸行事者乎后世辅导之官未尝无人而记过之史与夫谤木諫鼓独有所阙彼安所畏而去其不善又安所耻而勉于为善也哉昔成汤圣君也而犹曰改过不吝从諫弗拂传说之相高宗则惓惓焉以无耻过作非后从諫则圣告之矧夫国之储贰实众望之所属当以贤圣仁孝闻于天下者而犹有过之未改有諫之不聽可乎然则欲养成太子之德者当如贾谊所陈斯可矣否则如太宗皇帝所以用姚坦与坦所以检束益王者庶乎其寡过也

○几諫

西汉元帝纪曰八歲立为太子壮仁柔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俗儒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东汉光武纪曰帝每日视朝日昃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间諫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

唐顺宗纪曰顺宗为皇太子侍宴鱼藻宫德宗欢甚顾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诵诗好乐无荒以对及裴延龄韦渠牟用事世皆畏其相太子每候颜色陈其不可故二人卒不得用本纪赞曰韩愈言顺宗在东宫二十年天下阴受其赐

本朝开寶九年上以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始议西幸李符李懷忠皆言其不便上不从晋王从容言迁都非便上曰迁河南未久当迁长安王叩头切諫曰吾将西迁者无他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曰在德不在险上不答王出上顾左右曰晋王之言善今始从之

太宗朝以契丹犯边将大举遣使往河北诸州科乡民为兵昭成太子元僖论其不便时赵普亦言其事太宗纳之普为朋邪所疾元僖又上表言普开国忠臣也愿复以为相太宗从之

臣某曰父子之间与君臣异难乎其为諫也故夫子以几諫为言夫臣之事君諫不从言不聽则纳履而去虽犯颜逆耳污车折檻殫吾之忠直可也子之事亲则不然温清定省蓋无須與敢离者而可以去乎父母过而不諫则若寘之于有过之地諫之甚则伤恩岂人子所安者若夫几諫则于其事之几微言之于其几微而諫则亲易于聽子易于言矣曾子曰父母有过諫而不逆内则曰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諫夫諫而不至于逆且怡悅其色柔顺其声可谓善矣然犹待其有过而諫夫岂若过之未见而諫于几微

之先者乎蓋嘗以几諫之说而考汉唐之事则顺宗为上元帝明帝次之顺宗于裴韦未相之前每候颜色陈其不可此所谓几諫者宜韩愈以为在东宫二十年而天下阴受其賜也宣帝持刑太深蓋刑名之学而元帝则以宜用儒生为言光武日昃夜分蓋过于勤者而明帝则以黄老养性之福为言彼知用儒术则必不至深于持刑矣彼知养性之福则必不至过于勤劳矣此皆善于諫者然非其事未见之先则非所谓几諫故曰次之若夫晋王叩头而切諫似过于直者然太祖方有欲迁之谋而晋王之言已入昭成重兴兵之諫则见于将大举之始安故相之言又形于朋邪方入之初皆其事之发者故太祖太宗皆易于聽亦庶乎几諫者矣

○监国

春秋闵公二年左氏传曰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亲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帅师專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太子之事也师在制命而已稟命则不威專命则不孝故君之嗣适不可以帅师君失其官帅师不威将焉用之

西汉高帝纪曰帝征黔布良因说上令太子监關中兵又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百人为太子卫军于霸上

东汉光武纪曰帝自陇蜀平后非倣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此非尔所及

唐杜正伦传曰正伦为左庶子太宗谓曰国之储副自古所重今太子年幼冲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见之可得随事诫约今既委以监国不在目前知卿志懷正慤能执正道故辍卿于朕以辅太子宜知委任轻重也

本朝太祖皇帝纪曰晋王性仁孝上雅钟爱尹京十五年庶务修举

干道九年上谓宰执曰皇太子前日奏领临安府二年幸而谙歷民事欲乞罢免庶得端意讲学敷陈甚有条理已降诏不允而恳请益坚从之

东宫备览卷六